

根脉·新声·共鸣

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自信的三重维度

张如心

乐为文明之声,韵载民族之魂。中国传统音乐镌刻着中华文明的音律基因与精神密码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,是文化自信最鲜活的声韵表达。它植根千年沃土,坚守民族根脉;以乐为媒、以音传情,成为讲好中国故事、彰显民族风骨、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纽带,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绵长持久的文化动能。

乐韵赓脉
筑牢文化自信深厚根基

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文明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,其悠久历史、独特体系与深厚人文内涵,共同构筑起文化自信的坚实底气,成为中华民族独树一帜、鲜明厚重的文明标识。

溯源古韵,传承华夏礼乐文脉。中国音乐文明源远流长、自成体系。八千余年前,贾湖笛笙奏响华夏音乐文明先声,是目前世界已知最早的成熟吹奏乐器。先秦钟磬明礼正序,承载家国大义;汉唐乐舞气势恢宏,辉映盛世风华;宋元词曲贴近民生,浸润市井烟火;明清戏曲百态纷呈,深植民间沃土。曹魏时期,曹植整理完善汉传梵呗,融合梵音汉韵,开创中国佛教音乐先河,为中华音乐谱系增添清和典雅的宗教乐脉;明代朱载堉创立“新法密率”,率先系统厘定并完善十二平均律数理理论,以科学之真、艺术之美,在世界音乐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。

音乐是镌刻时代的历史注脚。王朝肇兴,它是奋进号角;盛世降临,它是壮丽交响;世事变迁,它是深沉咏叹。从《诗经》中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的采风吟唱,到楚辞的激越抒怀;从汉魏乐府的慷慨悲歌,到唐宋诗词的倚声填词,音乐始终与文坛同频共振,流淌民族记忆,赓续文化基因,谱就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精神史诗。千百年来,传统音乐以口传心授、谱籍典藏、舞台演绎绵延不绝,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珍贵的活态传承样本。

气韵天成,涵养东方审美意趣。

中国传统音乐以线性旋律为骨、意境留白为魂,凝练出大音希声、天人合一的东方哲思内核,形成独树一帜的美学范式。它以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声音阶为根基,以古筝、琵琶、二胡、笛箫、唢呐、笙等民族乐器为载体,将艺术表达与人格修养、伦理精神、自然意趣深度相融,构筑起中正平和、含蓄悠远的东方审美境界。

声为形,韵为神,乐为心。古琴清微淡远,载文人修身之魂;琵琶嘈切切,摹世态人情之态;笛箫清远悠扬,

漾山水意境之韵;唢呐高亢激越,扬民间喜乐之声;二胡婉转缠绵,诉人间悲欢之情;梵呗清和肃穆,传禅林清静之音。

传统音乐以“意在言外”为旨归,重内在神韵、尚余韵悠长,既是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生动映照,亦是华夏文明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标识。兼容并蓄,永葆艺术鲜活生机。

真正的文化自信,从不闭门自守,而是在兼收并蓄中实现自我革新。古丝绸之路不只是商贸通途,更是文明交融、乐韵和鸣的精神桥梁。琵琶、胡琴、唢呐、笙箫等外来乐器,历经本土化淬炼与创新,深度融入中华音乐血脉;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图像,生动定格了中西音乐交融盛景。汉传梵呗是外来梵音与中华音律融合的典范,开启宗教音乐中国化先河。

文化因开放而兴,文明因互鉴而盛。开放包容始终是传统音乐的生命力所在,其坚持以我为主、为我所用,在交流中汲取养分,在融合中迭代升华。这份包容气度,既守住民族文化根脉,又不断拓展艺术边界,让古老艺术在传承中永葆生机,为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拓宽路径、厚植根基。

深耕沃土,勾勒民族情感图谱。

传统音乐品类繁盛,形态万千,共同构筑起恢宏的中华音乐谱系。宫廷雅乐庄敬肃穆,民间俗乐鲜活质朴,文人琴歌清雅淡远,地方戏曲声情并茂。每一种乐制都承载独特意蕴,每一段旋律都寄寓人民心声。

陕北信天游高亢嘹亮,唱尽黄土苍茫;江南丝竹婉转柔美,诉说水乡灵动;广东音乐轻快明朗,洋溢市井烟火;西北鼓乐雄浑壮阔,激荡山河气魄;苗族飞歌清越悠扬,飘满山野风情;侗族大歌天籁和声,唱响民族同心;蒙古族族长调悠远绵长,载尽草原辽阔;维吾尔木卡姆瑰丽繁复,绘就西域风华。各民族乐音各具神韵,交相辉映,以鲜明地域风情与民族特质,绘就中华民族一体多元、和而不同的壮美音乐长卷。

传统音乐并非庙堂孤响,而是植根人民生活的鲜活艺术。它记录时代烟火,凝聚民族记忆,传递百姓心声。春耕秋收、婚丧嫁娶、节庆庙会、乡野聚会,处处乐声萦绕,文脉流淌。它承载礼序规制,饱含家国情怀,诉说人间悲欢、体察日常冷暖。以旋律为纽带,勾勒中华民族共通的情感图谱,在岁月流转中筑牢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。

古韵新声
激活传统文化时代动能

文化自信,既非复古守旧,亦非盲目排外,而是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,推动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让古老音乐与当代生活相融共生、与现代审美同向而行。

守正铸魂,赋予全新时代内涵。

坚持经典传承与时代新声双轨并进。深挖文化根脉,系统整理、精准复原《幽兰》《广陵散》《高山流水》等经典古谱,再现汉唐乐舞、宋代雅乐的历史风貌与艺术神韵;紧扣时代脉搏,将家国情怀、奋斗精神、时代气象融入创作演绎,为传统音乐赋予鲜明厚重的时代印记。

《经典咏流传》《古韵新声》等精品节目,以当代视角激活古老文化遗产,推动传统音乐从典籍走向生活、从馆舍走向舞台,走入寻常百姓视野,在赓续中华文脉中与时代同频、与人民同心,让古老乐韵走进当代生活、浸润大众心田。

跨界融合,拓宽艺术表达边界。

跨界融合与圈层破壁,是传统音乐融入当代、走向大众的关键路径。流行戏腔融合、电子民乐、新国风、国潮音乐会等多元形态持续迸发活力;沉浸式演出融合光影艺术、数字特效与交互技术,以音乐为核心重塑大众审美体验,让传统音律在现代舞台重焕生机。

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以宋代山水美学代表作《千里江山图》为精神内核,《唐宫夜宴》《洛神水赋》《碣步桥》等现象级文艺精品,均以传统音乐为灵魂、以中华美学为底色,融合现代舞台技术,构建起音乐统领、舞蹈演绎、科技赋能的融合范式,成为文化精品创作的标杆。此类作品成功的本质,在于传统音乐精准契合当代审美取向;既坚守文化根脉,又通过现代技术与艺术语言实现文化基因的活态转译。

传统音律与流行语态、数字科技、多元文化深度碰撞,不仅赢得青年群体认同与喜爱,更引领文化风尚,成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。

数字赋能,搭建立体传播矩阵。

前沿技术为传统音乐传承创新注入强劲动能,推动传播体系迭代升级、提质增效。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、5G、数字孪生等技术深度赋能,古谱智能校勘修复、传统乐器数字复原、线上云端演出等创新实践常态化落地,为传统音乐活化传承筑牢坚实数字根基。依托短视频、直播、流媒体、社交平台等新媒体矩阵,经典民乐、传统乐器、戏曲名段突破时空边界广泛传播,推动传统音乐从剧场走向大众、从殿堂融入日常,从小众雅赏跃升为时代风尚,让千年音律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

乐润初心
培根铸魂汇聚奋进合力

传统音乐的当代复兴,既是艺术形态的传承繁荣,更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升华,文化品格的淬炼塑造与价值认同的深度强化,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。

以乐连心,厚植赤诚家国情怀。

乐声所至,心之所向。一段熟悉的旋律、一件经典的乐器、一曲动人的唱腔,承载中华儿女共通的文化记忆与民族情感。传统音乐跨越山海阻隔、联结海峡两岸、融通海内外侨心,凝聚中华儿女最深沉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,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、向心力与归属感,成为维系民族精神血脉的有声文化纽带。

一曲《渔舟唱晚》意境悠远,一支《茉莉花》清香隽永,一首《二泉映月》

情韵绵长,几句耳熟能详的戏曲唱腔,无论身在何方,都能瞬间唤醒共同民族记忆,唤起强烈家国共鸣,让文化根脉在音符之中代代相传。

以美润心,涵养时代文明新风。

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。中华传统音乐以中正平和为底色、含蓄敦厚为神韵、意境悠远为格调,既是听觉艺术,更是精神载体,始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,坚守以美感人、以情动人,以文化人的初心使命,深深镌刻家国情怀与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核。

乐以载道,韵以传情。传统音乐之美,贵在温润内敛而非喧嚣张扬,重在气韵生动而非炫技浮华。它于潜移默化中滋养心灵、温润性情,于润物无声中涵养价值、升华境界,以独特艺术魅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为精神文明建设筑牢深厚文化根基,培育鲜明的中国气质、中国风骨与中国气度。

以美育人,方能培根铸魂。推动戏曲、民族乐器等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教材,将传统音乐有机融入思政教育、美育教学体系,让青少年在悠扬旋律里触摸文化根脉,在经典韵律中体悟中华美德,在耳濡目染中坚定理想信念、厚植爱国情怀、提升品德修养,成长为志气昂扬、底气十足、品行端正的新时代青年。

以文兴业,夯实文化强国根基。

推动传统音乐传承创新与国际传播,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路径,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,也是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生动彰显,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、更加持久的精神支撑。

音乐无国界,文化有共鸣。当中国旋律走向世界,传递的不仅是艺术之美,更是一个文明古国的从容自信,一个东方大国的精神气象,让世界在音律之中读懂中国、认同中国。

乐通寰宇
彰显大国开放文化胸襟

文化自信,既是对自身文明的深度认同,也是面向世界的从容展示与平等对话。中国传统音乐以跨越国界的艺术韵律,成为世界认知中国、感知中国、亲近中国的重要桥梁。

乐韵出海,唱响东方文明强音。

民族音乐经典《春江花月夜》《茉莉花》《百鸟朝凤》等相继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、悉尼歌剧院等国际顶级艺术殿堂,以无国界的艺术语言打破文化阻隔、直抵人心,尽显东方音乐独有意境,承载中华文化千年深厚底蕴,向世界展现从容自信、温润大气的中国气度。

古筝清越、笛箫悠扬、二胡婉转,一件件民族乐器走出国门、风靡海外,一支支民乐组合惊艳国际乐坛。中国旋律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打动全球听众,在悠扬音符中生动彰显中国气派、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。

从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民乐响彻寰宇,到杭州亚运会以江南丝竹温情迎宾,再到成都大运会、重大国际峰会与主场外交场合,传统音乐早已成为国家文化名片,在重大国际舞台上发出最具辨识度的中国声音。在“一带一路”文化交流建设中,中华乐韵成为民心相通的灵动纽带,让文明交流跨越山海,向世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,让东方韵律在国际舞台久久回荡、熠熠生辉。

创新语态,拓宽国际传播渠道。

深耕传统音乐内核,深度嵌入影视、游戏、动漫、短视频等全球化流行载体,以轻量化表达、年轻化叙事方式、国际化视野打破文化壁垒与语言隔阂,让中华音乐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直抵人心的情感纽带,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递中国温度、塑造鲜活中国形象,推动中华文化在共情共鸣中赢得世界尊重与喜爱。

当下,国产影视配乐、游戏原声等作品,大量运用五声音阶、民族乐器与东方意境,在全球传播中潜移默化地传递中国审美、中国价值与中国精神。

文明互鉴,践行和合共生理念。

新时代中国音乐创作,积极借鉴世界优秀作曲技法与表现形式,推动民族神韵与现代表达有机融合,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、经典性与时代性有机统一。在与世界音乐平等对话中,传统音乐坚持以我为主、博采众长,既坚守民族根脉,又善用多元文明丰富自身。从民乐与交响跨时空对话、东方韵律与世界节拍同频共振,到中外艺术家联袂创作、经典旋律跨界演绎,中国音乐在守正创新中拓展艺术边界,在交流互鉴中丰富表达形态。这不仅不是艺术形式的融合创新,更是对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文明理念的生动诠释。

以音乐为桥,以韵律为媒,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对话、和谐共生,在平等对话中增进理解,在包容互鉴中凝聚共识,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艺术力量,让中国音乐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、行稳致远,彰显自信从容、开放包容的大国文化气度。

以乐传韵,赓续千年不绝中华文脉;以音铸魂,凝聚砥砺奋进民族精神。从传统音律中凝练而成的文化自信,兼具厚重历史底蕴与鲜活时代气息,贯通民族根脉与世界视野,深刻回应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时代命题。放眼未来,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音乐必将贯通古今文脉、融汇四海文明,在文明互鉴中绽放全新光彩,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,奏响气势昂扬、铿锵有力的新时代文化强音!

金堡的生辰已辨明,那么关于他的另一桩史实——出任临清知州的具体时间,同样值得仔细考辨。

金堡中崇祯十三年(1640)庚辰科二甲四十名进士,后授临清知州。金堡在《再上鲁藩启》中提到,他到任临清后,“兵荒灾疫,暂不催科;居官五月,投劾而归”。所谓投劾,即自己弹劾自己,是古代辞官的一种方式,也用来指代辞官。

这是如今已知金堡资料中,为数不多的关于临清任职的自述,历来为学者所重视;又为了与王夫之《金堡列传》中记载的崇祯十五年(1642)抗言刘泽清事相契合,很多学者主张金堡出任临清知州的时间在崇祯十四年(1641)末,甚至还要更晚至崇祯十五年春。

比如,吴天任《澹归禅师年谱》认为金堡“大抵(崇祯十五年)春间出任,迄秋当已离去”。薛涛《吴天任〈澹归禅师年谱〉补正》则认为:“推测其任职临清时间,当为崇祯十四年末到崇祯十五年初的几个月。”还有很多类似的论述,不再一一列举。

但据上图图书馆所藏《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》一卷(以下简称上图《履历》)记载,金堡“辛巳二月,授临清知州,本年解□”。辛巳,即崇祯十四年。

上图《履历》比天一阁所藏的版本,多了很多进士任职的经历,其中,明确记载于“辛巳二月”授职的共6人,分别为:李耿,授寿光知县;刘有澜,授东昌府推官;金堡,授临清知州;周亮工,授潍县知县;张可选,授章丘知县;刘大启,授嘉善知县。除刘大启任职浙江外,其余五人均任职山东。如此集中任命山东官员,可能是当时山东各府县出缺太多,所以集中铨选。

除金堡以二甲进士出身,授从五品知州。其余几人均以三甲同进士出身,授七品知县、推官。这也符合明代新科进士授官规定。

因为金堡相关史料缺乏,笔者试图用其他几人的任职时间,论证他们于崇祯十四年二月授职的记载是正确的。

刘大启,字君昌,广东新会(今江门市新会区)人。康熙《新会县志》卷十二《人物》记载他“庚辰成进士,授浙江嘉善知县。三月政成,與人誦之。时漕事旁午,旱蝗洊虐,大启哀吁于天,是夜,历风大作,阖邑蝗,扑灭殆尽”。这段记载,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,但透露一个事实,刘大启到任那一年,嘉善县出现了蝗灾。查光绪《嘉善县志》卷三十四《祥异》记载:“崇祯十四年辛巳五月初……是月大旱,斗米三钱,六月朔,飞蝗蔽天,入水为鱼。”可见,刘大启到任一定是在崇祯十四年六月之前,与上图《履历》记载的二月授职相契合。

周亮工,字元亮,河南祥符(今开封市祥符区)人,有《赖古堂集》传世。其中有诗《海上昼梦亡姬成诗八章》一共八首七律,第六首中,作者原注:“庚、辛间自相、怀人燕京,赴北海。”庚,即庚辰,崇祯十三年赴京考进士;辛,即辛巳,崇祯十四年授官到北海任职,北海是潍县的代称,因汉代曾在此设北海郡。周亮工的老师张民表,有一首《庚辰冬日送周元亮北上谒选》,可知周亮工中进士后曾回原籍,并于崇祯十三年冬赴京谒选。周亮工《读画录》卷一《陈章侯》:“辛巳余谒选,再见于都门,同金道隐、伍铁山诸君子结诗社……”谒选,是古代的一种制度,指有资格做官的人到吏部报名申请参加铨选,等待授官。明清惯例,进士是榜下即授,只要他们参加铨选,必须优先放缺,因此也被称为“老虎班”。以上几条记载,可以证明周亮工是崇祯十三年冬赴京谒选,崇祯十四年还在京城结诗社。诗社中的金道隐,正是金堡,道隐是他的字。可知金堡于崇祯十四年初也在京城谒选。

张可选,河南阌乡(今属河南省灵宝市)人。康熙《章丘县志》卷四《仕宦》记载,张可选“由进士崇祯十四年任”。

刘有澜,字漪若,北直肃南官县(今河北省南官县)人。黄宗羲在《姚江逸诗》中辑录孙嘉绩的九

金堡任职之谜
明代临清知州金堡史实两则新考(下)

祝伟康

首诗,其中一首七律,即《送刘有澜司李东昌》。司李,也作司理,是明清时对推官的别称。开篇首联为“开尽野棠春事罢,归家无梦泪痕斑”。既然是野棠开尽,自然是暮春之际,与二月授职、三月赴任的时间也算符合。孙嘉绩是崇祯十三年庚辰科的同考官,正是刘有澜的房师。因此,孙嘉绩在这首诗题目下还有自注,“刘,余及门士也”。老师作诗,送别弟子,内容应是可信的。

因为史料不全,李耿的任职时间暂未考证。但是刘大启等四人的任职时间与上图《履历》的记载是吻合的,笔者认为,上图《履历》的记载是准确的,也就是金堡授职临清知州时间是崇祯十四年二月,到任或晚一些,但不晚于当年三月。

此外,还有一个铁证,证明金堡授职临清知州的时间,不会晚于崇祯十四年六月。

崇祯年间有一本《新刊详注缙绅便览》,现藏于国家图书馆。该书虽未刊刻具体成书时间,石鹏《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万历及崇祯缙绅录研究》考证,该书刊刻时间不晚于崇祯十四年秋,因为《新刊详注缙绅便览》中于崇祯十四年七月、八月官员未有反映,而五、六月之前官员升迁则有所反映。《新刊详注缙绅便览》载:“临清知州金堡,卫公,浙江仁和人,庚辰。”足以证明,金堡于崇祯十四年六月前,已在临清知州任上。

再结合金堡《再上鲁藩启》所云“居官五月,投劾而归”,他授官于崇祯十四年二至三月间,离任于当年七至八月间。

金堡所作《以河工参奉》一诗:“凉风引袂雨方酸,夕捧严纶灯影寒。岂是欲加元有罪,不堪再削已无官。朝廷大事图名易,天地微生救过难。闲把《南华》读《秋水》,数声惊浪拍沙滩。”

金堡虽然历任崇祯、隆武、永历三朝,但能与河工产生关系的职务,笔者认为仅有临清知州。据《国榷》卷九十七记载:“崇祯十四年七月戊寅,临清运河涸。”因此,笔者猜测,导致金堡被参奉的“河工”,极有可能就是运河干涸之后,征调民夫进行治理。金堡有仁民之心,“暂不催科”,以至于工程进展缓慢,所以被相关官员弹劾。但此时的金堡应该已有投劾之举,所以才说“不堪再削已无官”。

上图《履历》也记载,金堡于崇祯十四年二月授职,“本年解□”,据上下文推断,应为“解官”或“解任”。这也可以证明金堡到任、离任是同一年完成,与笔者上文推测是一致的。

至于王夫之《金堡列传》记载,崇祯十五年,金堡在临清抗言责刘泽清的事情,应该是王夫之记错了。

当然,以上仅为笔者一家之言,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尚需更有力的证明资料,也恳请学界方家与读者朋友不吝赐教。

